

□ 艺 术 研 究

影像史学的再出发

——以当下热播的口述历史节目为例

王 宇 英

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是以影像来纪录历史、叙述历史,并表达见解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以电影、电视、摄影等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操作方法的角度看,影像文本选题的确立、资料的搜集、脚本的撰写需要历史学的视野,影像的拍摄和编辑需要影视艺术学的素养,同期声访谈需要新闻学、语言学的技巧,影像资料的整理和保存需要档案学和传播学的方法。影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反映出大众媒介和新媒介对人们的历史认知方式和历史叙述方式的积极介入和重大影响。

近年来,应用影像史学方法来进行影视创作形成了一股热潮。在众多的相关作品中,最显眼的特点莫过于对口述历史方法的普遍应用。如崔永元策划的《电影传奇》、《我的抗战》、《我和我的祖国》等作品,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中国记忆》、《我的中国心》,中央电视台的《讲述》、《大家》、《见证》,上海电视台的《往事》等热播栏(节)目,都以口述历史为主要手段进行了影像史学的建构和探索。以凤凰卫视的《我的中国心》为例,栏目自2009年播映至今,引发了强烈

反响。这档栏目旨在以独特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为经济腾飞、政治自由、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做出杰出贡献的团体及个人,如毛岸英、叶剑英、贺龙、李宗仁、耿飚、纪登奎、邓华、张季鸾、孙越崎、费彝民、关露、钱钟书、张志新等。它不仅重视有关的文献、影像资料,专家学者的访谈评价,历史活动的遗址与环境等,还特别注意运用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如《为了煤和油》中孙越崎形象的勾勒,主要由其友人、孩子的叙述来完成,《痴气呵成珠玉声》中钱钟书夫人杨绛、堂弟钱钟鲁、忘年交汪荣祖的回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满、生动的钱钟书。尽管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并不陌生,但当事人的讲述仍然因其鲜活而令人沉迷。因此,该栏目催生了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产生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

不过,如何将历史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置于节目叙事编排的核心,在影像史学的实践创作过程中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尊重艺术,这对于传媒人来说并非一件易事。可贵的是,许多影像史学作品进行了积极探索,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艺术化地融合了文字、

声音、视觉等多种元素,运用动画特技,充分发挥了声、光、音、色的艺术效果,借助于影像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记录介质与手段,影像历史作品实现了震撼心灵、引人深思的作用。

一、以声音为中心的叙事特色

在众多影像史学作品中,口述者的声音构成了最为重要的听觉形象,真人真声的发言,具有不可替代的见证价值。口述者讲述的画面与声音共同传递着口述者当年的经历、感受及心情,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搭建了一个以口述者为中心的讲述舞台,吸引着观众跟随口述人的声音、神态、记忆、思考回到一个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以河北电视台推出的《八路军》为例,这部长达540分钟的18集文献纪录片,在历经五年的拍摄过程中,先后采访了400多位八路军老战士,积累了一千多个小时的采访素材,片中出现的所有采访画面都是针对历史当事人的,且在许多集中,历史当事人的口述画面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再如《百年小平》中,在时长270分钟的6集电视片容量中,却有105位亲历者的讲述画面。不仅口述者的画面是整部片子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其声音也成为贯穿全片的线索与主体。

这种节目形式的变化,势必带来整体拍摄和编辑思路的变化。要使得口述历史类节目不因画面语言的单一而丧失魅力,编导们需要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美学风格等角度下足功夫。为了不让作为主体部分的讲述使观众陷入审美疲劳,影像史学作品的制作者在拍摄画面时往往大量运用近景,并采用定格的摄法。近景与其他景别相比更有利于将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被摄人物的细微动作、面部表情上,这就最大限度地赋予了画面表现力与动态性,非常好地弥补了画面不足的遗憾。再如,以讲述人为中心的拍摄手法还

会记录下讲述人的许多不经意动作,例如起身去取相关文献等细节。这种嵌入式的动态展现,在全片中所占比例小但可以多次出现,既满足口述历史类纪录片特征,也是一种对画面不足的补偿,充分运用口述现场的视觉元素来构建电视画面。这样的拍摄方式和讲故事的模式不仅使得有限空间中的画面产生了丰富的效果,还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面对面的现场感。

二、真实、可信的逻辑建构

口述历史中的讲述人,既是当时的亲历者,又是后来的叙述者。而与口述历史的文本呈现方式不同的是,利用影像方式呈现出来的口述历史要融入更多的剪辑、制作环节。通过对声音与画面的剪辑,视觉与听觉产生了“蒙太奇的时空错位效果”:当讲述人进行讲述时,声音是现在的,但是画面往往是过去的;而当讲述者故地重游的时候,观众眼前的画面是现在的,但声音叙述的却是过去的。这种不断在现实与过往、叙述与逻辑间转换的模式,容易使人进入到一种超越于现时代的历史记忆中去,但也容易使观众对讲述人的口述是否为当时的历史真实产生质疑。

如何使观众相信讲述人的讲述不是自我臆断,而是真实描述。首先需要编导尽可能根据相对稳定、权威的文献资料确认基本史实。采编人员往往需要首先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修正口述者的口误,并尊重相关研究者的意见。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类节目来说,相较于基本史实的考证,更具专业性与挑战性的是,如何通过视听语言来呈现历史真实。在这一过程中,细节与逻辑是让历史真实浮出水面的重要保证。细节可以直接通过讲述人的讲述以及相配合的表情及肢体语言来呈现,如“泪珠从红润的眼圈里慢慢滚出来”、“面部肌肉在泪水的浸润下微微地颤动”、

“欲言又止的口形”、“心到神知的目光”^①，这些牵动人心的画面很难出于伪装的情绪。细节还可以用文献、情景再现、遗址、遗物、其他人的口述资料等共同来支撑。口述历史并不排斥文献资料，两者的互证是最常见的方法。成功的口述历史节目，也同样需要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像来提供画面资料。近些年，口述历史类纪录片还经常应用真实再现的手段来触碰真实的历史。一般采取由当事人旧地重游的方式，在现场对往事和历史场景予以口述或表演，这种将过去、现在相融合的表达手段，更容易使观众产生认知上的信任感。

影像呈现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在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运用过程中，就需要“以一种具有逻辑的电视视听语言表达出来的表述方式”，“逻辑的力量由多方面的因素集纳共成，包括口述材料本身的逻辑、画面剪辑的逻辑，以及采访（口述）与实证糅合而生的潜在逻辑等”。^②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文字呈现方式，口述历史的影像呈现显示为一种更为复杂的逻辑结构，在对所获取的各种资料进行剪辑、整合的过程中，需要以令观众对口述人产生信任感作为逻辑起点，这就需要在处理各种逻辑关系时尽可能地保证讲述人话语的连贯，并在采用其他历史文献、遗迹、讲述时，增强而不是削弱讲述人的声音。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口述历史本身是一门依靠记忆建构的学问，记忆的不稳定性是其根本特点。受生理、心理、社会等各种因素影响，当事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记忆偏差，正如《八路军》编导张军锋所说“这些老战士在时间、地点上有可能混淆，但埋藏在他们心底60多年的对日寇的仇恨、对战友的思念、对胜利的自豪，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故事、一段段无法忘怀的经历，以及他们描绘出的壮烈、残酷、真实的抗战图景是真实的！”^③口述历史节目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其重要价值是永远无法抹杀的。

三、情感共鸣的激发

口述历史是以个体的讲述为基础的，但在成功的口述历史影像作品中，我们却总能发现其对于观众情感的激发，观众的自身经验与口述者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交集，并进一步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的产生，是口述历史影像作品的独特之处。要取得这样的效果，制作者们必须不断游走于口述资料与历史影像、口述者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从口述者个体的经历、感受中提炼出具有情感共性的部分。

有论者在分析《我和我的祖国》中口述历史的电视化呈现时指出，片中老人的口述是个人的命运与心路历程，而历史镜头承担的是叙述大背景的功能，二者构成交叉蒙太奇，“将个人命运与历史大环境融为一体，个人命运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而是与历史背景相勾连的一种必然，个人经历具有了典型意义”，^④这很好地引发了观众的兴趣与共鸣。除了应用影像与口述结合的手段以外，《我和我的祖国》还通过个体与人物群像结合的手段，展现了个体与人群及时代之关系。影片常通过微小的相似性将庞大的情节链相互打通，形成环状叙事结构，使整部作品浑然一体，也构成了作品的趣味点。这种相互连接的关系，使观众对于个体与人群的密切关系产生了深刻的认同，从而也将对口述者命运的关注与对自身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了口述历史影像作品的共鸣效果。

近些年来，口述历史类影像作品常以故事化的叙事结构为特点，即借亲历者之口，用多个当事人讲述同一件事的反复穿插来完成一个故事的叙述。例如中央电视台的《讲述》栏目推出的每一集纪录片，在表现手法上使用了经典故事片的叙事模式，故事片中常见的悬念设置、矛盾冲突、细节呈现、平行

叙事等手法的运用使得故事主人公几乎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把他所经所做、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直接传达给观众,^⑤这种模式深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以故事化的方式进行口述史料的剪辑与整合,并不是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而是将真实的口述史料以一种故事化的形式加以呈现,旨在引导观众“倾听讲述者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和心灵深处的声音”,这不仅仅是对讲述者命运进行关注,同时也形成对自身生命的反思。如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曾以“一个勇于反思的民族才会有更多的智慧,一个勇于忏悔的民族才会有更多宽容”作为栏目理念。凤凰卫视的另外一档栏目《中国记忆》的定位是“从历史亲历者的口中重寻观众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每件往事皆撼动心灵,凝住每段关键时刻”。这两档节目以其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充分利用已有的话语空间积极进行“补缺”的工作,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与倾心,当然也赢得了收视率。

影像史学改变了传统的文字书写历史的方式,丰富了历史表述的方法。不仅使影像创作和传统史学的视野得到拓展,还引导了历史观念的变化,拓宽了传统影视艺术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注意研究影像史学,并尝试利用影像手段叙述历史、展示历史、研究历史。影像史学的研究不仅应该注目于形式的生动可感,更要谋求借助于新形式来探索新问题,从而为拓展历史视野、丰富历史表述、乃至更新历史观念做出贡献。当下的许多口述历史作品,既展现出了影视艺术学的魅力,同时也承担了历史学资政、育人的功能,在影像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再次出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文系教育部2010年度人文社科项目[10YJC770091]的阶段性成果)

①郑丽娜《口述本身就是最好的画面——试论口述体纪录片构建独立影像空间的可能性》,《东南传播》2007年第5期。

②周振华《话语、面孔与记忆——论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制作》,《新闻界》2007年第1期。

③张军锋《口述的魅力——就〈八路军〉谈口述在文献纪录片中的作用》,《中国电视》2007年第8期。

④张芊芊《“口述历史”的电视化呈现——解读〈我和我的祖国〉的纪实叙事》,《电视研究》2010年第1期。

⑤李进《口述纪录片形态分析——以央视〈讲述〉栏目为例》,《现代视听》2007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书·讯

刘涛著《当下消息》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这部评论集所收录的34篇文章,以文学评论、对谈、书评和电影评论为主。全书分为“当代文学一瞥”、“言谈之乐”、“品读”、“绘声绘影”四辑。“当代文学一瞥”主要是对当前的文学作品的评论,“言谈之乐”主要是与师友们之间的访谈,“品读”主要是当前学术著作的书评,“绘声绘影”主要是对当前影视剧的评论。本书作者通过看当前的文学、影视和学术作品,来理解时代的消息,并试图找到其在时代中的位置。